

粵語位移事件編碼類型再探

單韻鳴 [Yunming Shan]、金立鑫 [Lixin Jin]

華南理工大學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江蘇師範大學 /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功能範疇的形式編碼是語言類型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它探討人類語言對同一範疇在不同語言中的編碼形式，從中發現編碼的共性與個性。本文首先論證粵語動趨式與普通話的不同，屬於連動式而不是動補結構，然後描寫粵語有生自移事件、無生位移事件和致移事件的三種編碼形式：(1)單個動詞編碼、(2)連動式、(3)「動結式」動補結構。參照Slobin的理論框架，通過近代和現代語料確定粵語在位移事件編碼上屬於V-語言為主的類型，也有E-語言的特點，向S-語言的轉變不明顯，V-語言與E-語言的編碼特點都體現了粵語是路徑顯著語言。語料還提示，語體的變異對位移編碼形式有影響，不同趨向動詞語法化速度不同。最後提出粵語動後限制少、容量大與其典型的VO語序有關，前者直接導致粵語動詞語法化程度低，使一部分位移事件表現為E-語言的編碼特點。

關鍵詞: 位移事件編碼類型, 粵語, 動詞框架語言, 均等框架語言

1. 研究背景

語言類型學關於語法形式的研究在格林伯格學派所做工作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人類語言更為深刻的類型差異卻主要表現在功能範疇的表達形式上，典型的如「時(tense)」、「體(aspect)」、「情態(modality)」、「式(voice)」、「示證(evidentiality)」等等。這些相關範疇的研究已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不同的語言在這些功能範疇內獨特的表達形式，形成了不同的語言類型共性和個性。隨著語言類型學研究的深入，另一類同樣重要的主要由詞彙表達的功能範疇也逐漸引起類型學家的關注。例如幾乎所有語言的行為動詞都有自己相對獨特的語義編碼，每種語言的每一個行為動詞在其概念的內涵、外延以及語法功能上都與其他語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這種詞彙語義上的差異還體現在名詞、形容詞以及語法功能詞上。這個視角的類型學研

究值得學者進一步拓展，以展示各種語言在詞彙編碼類型上的共性與差異性，並進一步探求這種差異背後的成因。

對這種詞彙語義功能上的類型差異產生興趣的還有認知語言學家，例如Talmy (1991)對位移事件結構整合類型的研究。位移是指物體在空間位置發生變化。Talmy (1985; 1991)針對複雜的位移事件提出了事件整合(event integration)理論，並根據位移表達的詞彙化模式，將語言分為「動詞框架語言」(下文稱為V-語言)和「衛星框架語言」(下文稱為S-語言)。前者以西班牙語為典型，後者以英語為代表，如「瓶子飄出了洞穴」在西班牙語裡使用動詞「salir」，不僅表示物體的移動同時也表示了移動的方向(出)，而英語則需要通過介詞「out」作為衛星成分來表達移動的方向和路徑，動詞則表示位移方式：

西班牙語： La botella **salió** de la cueva (flotando)

The bottle **moved-out** from the cave (floating)

英語： The bottle floated **out of** the cave.

Talmy的研究引起了各國學者廣泛的興趣。其理論應用於多種語言的過程中，有學者發現其不足(如Zlatev & Yangklang 2004; Slobin 2004; Croft et al. 2010; Goschler & Stefanowitsch 2013等)，認為語言事實中存在更多的變異，需要拓展位移事件的編碼類型分類或進一步完善衛星成分的認定標準。其中，Slobin (2006)提出的位移事件結構三分說影響較大。他提出除了「V-語言」和「S-語言」兩個分類以外，還存在第三類「均等框架語言」(下文稱為E-語言)，即路徑和方式都具有大致相等的形態句法地位(roughly equal morphosyntactic status)，具體可分為三個次類：連動式(方式動詞+路徑動詞)、雙語素動詞([方式+路徑]動詞)和綜合動詞(副方式動詞+副路徑動詞+通用動詞)。(見表1)

表 1. 位移事件結構類型三分說 (Slobin 2006)*

語言類型	表達方式偏好	典型結構類型	樣本語言
動詞 框架 語言	路徑通過限定動詞 表達, 方式通過下 位成分表達	[路徑]動詞+下位 [方式]動詞	羅曼語、閃米特語、突厥 語、巴斯克語、日語、韓 語
衛星 框架 語言	路徑通過非動詞性 成分與動詞一同出 現	[方式]動詞+[路徑] 衛星成分	日耳曼語、斯拉夫語、芬 蘭-烏戈爾語
均等 框架 語言	路徑和方式均通過 大致均等的語法形 式表達	連動式: [方式]動 詞+[路徑]動詞 雙語素動詞: [方 式+路徑]動詞 綜合動詞: 副[方 式]動詞+[路徑]動 詞+通用動詞	尼日爾-剛果語、苗瑤 語、漢藏語、壯侗語、孟 -高棉語、南島語 阿岡昆語、阿帕切語、霍 卡語、克拉馬斯-塔克爾 馬語 賈明瓊語

* 此表在原文中為英語，筆者翻譯成中文。

在Talmy (2000a)的研究中，他認為漢語¹屬於S-語言，位移路徑通過趨向補語表達。持基本相同觀點的還有Li (1997)、劉美君(1997)和沈家煊(2003)。Tai(2003)持相反觀點。他提出趨向詞既可作動詞也可作補語，而且在動補結構中補語才是核心，而不是動詞，認為普通話是V-語言。Lamarre (2003)認為普通話是V-語言和S-語言混合型語言。表達有生自移事件(self-agentive motion)，可用「趨向動詞」或「伴隨動詞+趨向補語」兩種形式；表達無生位移事件(non-agentive motion)以「伴隨動詞+趨向補語」形式為常；表達致移事件(agentive motion)只能用「伴隨動詞+趨向補語」形式。Slobin (2004)、Chen & Guo (2009)指出普通話使用連動式編碼位移事件，語言使用上介乎於S型和V型

1. 本文出現的（現代）漢語指普通話。

之間，屬於E-語言。闕哲華(2010)建議最好把普通話看作廣義的E-語言。也有一些學者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形成結論：普通話經歷了從V型到S型的轉變 (Li 1993; Xu 2006; 馬雲霞2008; Peyraube 2009)。Shi & Wu (2014)認為沒有必要在普通話中設第三個E型分類，普通話正處於由V型向S型過渡的狀態，它在形態句法性質和語言使用上都偏向S型。而在新近的研究中，史文磊(2021)又提出現代漢語就自移事件而言，屬於平行框架（即V型和S型混合型），並承認在語言使用傾向上現代漢語表現出既不同於典型S-語言又不同於典型V-語言的特點。另一方面Hu (2018)從分布式形態學重新分析漢語位移事件編碼形式，認為漢語屬於V-語言，但郝琦(2020)認為Hu的分類實質等同於Acedo-Matellán對漢語的分類，即還是屬於弱S-語言。可以看出，普通話位移範疇的編碼類型已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雖然國內學者大部分傾向認為它屬於S型，但到目前為止仍未達成一致意見。學者使用更多語料和不同理論，不斷拓展漢語位移事件編碼類型的研究，說明該問題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相較而言，各地漢語方言關於位移事件編碼形式的研究，還存在很多空白(Paul et al. 2022)，研究的深度廣度也有待進一步推進。

2. 本文研究的問題

橋本萬太郎(2008)早就發現亞洲大陸語言不同於印歐語，在語言結構類型上是一個連續體，具有區域性變異的特性。就漢語而言，北方話和南方話存在諸多結構形式上的差異。雖然學者對於方言位移事件類型的研究明顯少於普通話，但近十多年逐漸豐富起來。如唐正大(2008)認為關中話是比普通話更徹底的S-語言。邢向東(2011)詳細描寫了神木話多樣的位移事件編碼形式及其語法化。林素娥(2019)考察早期上海話，認為各類位移事件詞化結構都有S型特徵，但無生自移事件S型傾向最強，其次是致移事件，而有生自移事件編碼V型傾向最明顯。Lin (2020)的研究顯示溫州話相比普通話，表現出更強的S型傾向。Paul et al. (2022)比較了普通話和八寶話母語者位移事件的口語描述，發現普通話傾向連用動詞的模式，八寶話傾向將方式或路徑動詞分離使用。姚玉敏(2015)、Yiu (2013; 2014)研究了粵語位移事件，其結論概括為：(1)現代粵語和官話一樣，傾向用衛星成分-趨向補語來表示路徑；(2)早期粵語材料顯示，近代粵語比現在更傾向於動詞表達路徑，這與早期

官話材料傾向相同，說明粵語和普通話一樣，都經歷了動詞編碼類型的轉變；然而，粵語和官話的轉變速度不同，粵語的類型轉變的速度較官話慢。羅芷瑩(2018)研究了其他粵語早期材料，發現近代粵語路徑動詞的使用頻率僅略高於典型的路徑衛星類型；趨向動詞只表達有生自移事件，致移事件常用衛星框架表達，文章的觀點接近Lamarre，認為近代粵語和普通話一樣，屬於V-語言和S-語言混合型語言。姚玉敏和羅芷瑩使用不同的粵語早期材料，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在方言比較方面，Yiu (2014)對比了官話、吳、客、閩、粵位移事件編碼從V型轉變為S型的速度，其中吳語的轉變速度最快，閩粵的轉變速度慢，還保留更多V-語言的句法特徵。林素娥(2020)比較了早期吳語蘇州話、上海話、寧波話、臺州話和溫州話的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發現浙江沿海吳語較蘇滬吳語屬於更典型的S-語言，S-語言的典型度與句法的話題化傾向呈正相關。以上研究發現表明，不同地域方言在漢語位移事件編碼形式變異上是重要的語言事實來源，很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探究普通話和方言表達位移事件的結構類型，動趨式和路徑動詞是兩個重要參項。動趨式由動詞和趨向動詞組合而成，一般而言，普通話的動趨式被認為是廣義的動補結構，趨向動詞充任動詞的補語（朱德熙1982：128；劉月華1998：1）。粵語的動趨式也被認為和普通話的動趨式同質，即趨向成分屬於補語成分（劉叔新1991；詹伯慧2002：75；張洪年2007：116）。動趨式的趨向成分屬於動詞的附加成分是學者判斷普通話和粵語為S-語言的主要依據。然而，如果仔細觀察粵語趨向成分和動詞的關係，我們會發現，粵語趨向成分和動詞的關係與普通話的動趨式之間的差別較大，粵語使用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比普通話更典型。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新分析粵語的位移結構類型。

根據語言類型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不僅要對語言功能範疇的形式編碼進行描寫和分類，更為重要的是要嘗試解釋形成該類型的原因，以期為日後進一步尋求該分類所可能引起的蘊含共性，尋求該共性的類型學解釋奠定基礎。為此，本文研究的問題是：

1. 粵語和普通話的動趨式是否同質？
2. 粵語位移事件的主要編碼形式有哪些？
3. 近代粵語和現代粵語的位移事件結構有無類型演變？

4. 尋求粵語位移事件類型特徵的成因。

3. 粵語和普通話的動趨式是否同質？

本小節分四步討論粵語與普通話動趨式結構之間的差異。

3.1 粵語的趨向動詞

與動趨式密切相關的是趨向動詞(directional verb)。趨向動詞是個封閉性小類，粵語趨向動詞可分為直指趨向動詞「嚟(來)、去」和非直指僅表方向的趨向動詞「上、落(下)、出、入、過、開、埋(靠)、返(回)、起」²。直指趨向動詞以說話人所在位置為參照；非直指趨向動詞表示在設定空間內，以物體原來位置為基準，向終點移動的方向。

這些趨向動詞都可單獨使用，作為句子的路徑動詞(path verb)表示位移事件。如：

(1) 直指路徑動詞：

- a. 你嚟廣州。(你來廣州。)
- b. 我去北京。(我去北京。)

(2) 方向路徑動詞：

- a. i. 佢上/落咗樓。(他上/下樓了。)
- ii. 啲貨上咗貨架喇。(那些貨物放上貨架了。)
- iii. 你落窗簾冇咁曬。(你把窗簾拉下來沒那麼曬。)
- b. i. 佢入咗房。(他進房間了。)
- ii. 個波入咗龍門。(球進了球門。)

2. 不同學者對粵語趨向動詞的認定略有不用，如張洪年(2007:116-117)還包含「到」，李新魁等(1995:436)還包含「到」、「低」，源國偉(1995)不包含「到」，Matthews & Yip (1994:145)不包含「開」、「起」、「到」。根據源國偉(1995)對「趨向」語義特徵的概括，趨向動詞應具有空間[位移]、[方向]的語義特徵。「到」表示「到達」，具有[位移]的語義特徵但方向性不明確，故本文不把「到」納入趨向動詞，但它是一個表示位移的動詞，如：我到喇，我到咗北京喇。(我到了，我到北京了。)

- c. i. 我三點出門口（我三點出門。）
- ii. 公司已經出曬啲貨喇。（公司已經把貨全賣出去了。）
- d. 你得閑過我辦公室坐下。（有空到我辦公室坐坐。）
- e. 只船開八點。（船八點開。）
- f. 火車埋站喇。（火車靠站了。）
- g. 佢聽日返香港。（他明天回香港。）
- h. 大家起筷。（大家舉筷吃飯。³）

例(2e)的時間成分安排在動詞之後，這種典型的VO基本語序的句法配置在普通話中是不允許的，即更多動詞修飾性成分（此處是時間狀語）位於動詞後，而在粵語中卻較為常見。此外，劉丹青(2001)發現，粵語的「來、去」所關涉的處所成分都後置於動詞，但這類句式並不是地道的北方話，老北京話的常規說法主要是「到+處所+來/去」，處所詞在「來、去」之前。他推測「來/去+處所」這種趨向結構在普通話中出現不排除受到粵語的影響。

3.2 簡單動趨式

粵語中的簡單動趨式有兩種構成方式。

第一種由方向路徑動詞和直指路徑動詞組合而成，本文稱之為「複合路徑動詞」，如：

上嚟/去、落嚟/去、出嚟/去、入嚟/去
過嚟/去、開嚟/去、埋嚟/去、返嚟/去

與普通話不同的是，粵語的複合路徑動詞之間可插入體標記「咗（了）、緊（正在）」等：

上緊嚟、落咗去、出緊嚟、入咗去
過緊嚟、開緊嚟、埋咗去、返緊去

3. 感謝審稿專家的提醒，修改稿增加了「起」。不過「起」和其他大部分趨向動詞不同，不能帶處所賓語，只能帶極其有限的受事實語，如：起菜（上菜）、起屋（蓋房子）、起筷（舉筷），「起身」（起床、起來）已詞化。所以「起」用作方向路徑動詞的功能很弱，事實上它常用作動詞的補語，如「掛起」、「諗起（想起）」。Matthews & Yip (1994:407)對「起」也有類似的觀察發現，並指出「起」不能像其他趨向動詞那樣進入「趨向動詞+嚟/去」的格式，詞化的「起嚟（起來）」已經成為補語成分。

這說明粵語中的複合路徑動詞內部結構比較鬆散，是動詞性短語，而不是內部緊密的複合詞。這一點還可以從它們可以分別帶自己的賓語中得到證明，如：

- (3) 上二樓嚟我度。（上二樓到我這兒來。）
- (4) 入去入便先講。（到裡面去再說。）
- (5) 佢上咗啲貨去架車度。（他把貨物搬到車上。）
- (6) 老竇開咗只船出海。（老爸把船開出去了。）

另一種簡單動趨式，由方式動詞(manner verb)和趨向動詞構成，和複合路徑動詞也有相似的句法特點，兩個動詞之間可插入體標記和賓語成分，如：

- (7) 家姐帶緊啲禮物嚟喇。（姐姐正帶著禮物來。）
- (8) 佢寄咗個快遞去辦公室。（他寄了個快遞到辦公室去。）
- (9) 細佬爬過上樹。（弟弟曾爬到樹上。）
- (10) 個熱氣球升咗上天空。（熱氣球升上了天空。）
- (11) 我跑緊返屋企。（我正跑回家。）

除了體標記，結構中間還可插入各種動後成分，如：

- (12) 你行定落二樓。（你提前從二樓走下來。）
- (13) 啲風吹曬啲沙入眼添。（沙子全吹進眼裡了。）
- (14) 踢返個波出龍門。（把球踢回到龍門外。）
- (15) 只田雞跳鬼咗過對面喇。（青蛙跳到對面去啦。）

例(12-14)的「定、曬、返」是方式動詞的後置狀語、後綴、補語，分別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範圍和方向；例(15)的「鬼」附著在動詞後，表示說話人較為粗俗的語氣，對動作發生抱負面的態度，可看作後置語氣副詞。

這些特徵都說明構成簡單動趨式的兩個動詞關係較鬆散，且V2可單獨用作謂語，因此其組織構架更像連動結構，即一系列動詞或動詞短語，共同充當單個謂語，沒有任何顯性的並列、從屬或句法依存標記，共用至少一個核心論元，共同表達一個事件，每個組成部分必須

能夠獨立使用(Aikhenvald 2006: 1)⁴。使用連動結構表示的位移事件由V1和V2共同編碼，V1和V2主要體現為動作發生的先後順序（包括致因和結果，如例(3-6)、(8-10)、(12-15)），也有部分可理解V1為V2的伴隨方式（如例(7)、例(11)）。從語言類型的角度來看，粵語與壯侗語的位移事件結構模式接近。下面是一個侗語的例子（梁敏1980: 70）：

ma:u⁶ tɔi² əu⁴ ɕu¹ uk⁹ nuk⁹ pa:i¹ ɕa⁵
他 拿 玉米 出外 去 曬

他把玉米拿到外面去曬

壯語的例子（李方桂2005: 210）：

me:³¹ ɕau⁵⁵ ja:⁵⁵ te:²⁴ ɕu:³³ ɔ:²² tau⁴⁴ pa:k²² tu:²⁴ ji:u²² te:²⁴ la:⁵⁵
妻子 他 就 出來 口 門 看 他 啦

他的妻子就到門口來看他了。

泰語的例子(Zlatev & Yangklang 2004):

chán klàp khâw paj/maa naj hɔ̃ŋ
I return enter go/come inside room

‘I came back into the room.’
我回到房間裡面。

3.3 複合動趨式

粵語表達位移事件的複合動趨式由方式動詞和複合路徑動詞構成。方式動詞和複合路徑動詞之間同樣可插入體標記、賓語成分或其他動詞後置成分，複合路徑動詞後可帶處所成分，如：

- (16) 佢慢慢噉行埋嚟呢度。（他慢慢地走到這邊來。）
(17) 只龜爬緊返去海邊。（烏龜正爬回海邊去。）
(18) 幅畫喺個架度跌咗落嚟。（那幅畫從架子上掉了下來。）
(19) 啲油漏曬出嚟。（油全都流出來了。）

4. 從對應的普通話翻譯來看，事實上普通話也有部分位移事件的編碼採用類似的連動結構，如例(3)的「上...到...」、例(7)「帶...來」、例(8)「寄...到...」等。史文磊(2011)認為現代漢語（即本文所指的「普通話」）中少數連動結構向S型結構（動趨式）轉化阻斷而形成的雜糅結構，可視為現代漢語動趨化類推過程中產生的非典型結構。而從本節粵語例句可知，採用這種結構編碼位移事件在粵語中卻是典型。

(20) 阿媽拎咗件邋邋衫開去嗰便。(媽媽把髒衣服拎到那邊去了。)

以上結構形式可以看作是擴展的連動結構⁵。

然而，用於複合動趨式的複合路徑動詞內部關係緊密，不能像簡單動趨式那樣分開，也就是說，複合路徑動詞在複合動趨式中可整體看作表示路徑趨向的一個成分，與方式動詞構成V1和V2的關係。

3.4 討論

不難發現，粵語無論是簡單動趨式還是複合動趨式，句子方式動詞和趨向成分關係比普通話動趨式鬆散，且趨向成分能單獨用作謂語，能帶處所賓語，體現出較典型的動詞句法特徵。試比較粵語與普通話表達上的差異：

粵語	普通話
(21) a. 我返咗去喇。	b. *我回了去了。
(22) a. *我返去咗喇。	b. 我回去了。
(23) a. 部起重機吊咗啲貨上樓頂。	b. *起重機吊了貨物到樓頂。
(24) a. 部起重機將啲貨吊咗上樓頂	b. 起重機把貨物吊到了樓頂上。

除了形式上與普通話存在一定區別，語音上普通話由趨向動詞充當的趨向補語總是讀輕聲（朱德熙1982：128），如例(22b)中「去」和例(24b)中的「上」，而粵語的動趨式則不存在任何成分的音變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粵語的路徑動詞虛化也可用作補語，在動補結構中，動詞和路徑動詞之間的關係要比動趨式緊密，補語往往表示結果，動補之間不能插入體標記或其他成分。比較粵語動趨式和路徑動詞虛化後的動補結構：

動趨式	動補結構
(25) a. 行咗過嗰邊（走到那邊去了）	b. 跑<過>咗終點（跑過了終點）
(26) a. 吊緊落嚟一樓（正吊下一樓來）	b. 留<落>咗好多錢（留下了很多錢）

5. 審稿專家提到粵語允許三個趨向動詞出現在方式動詞後，如「佢行咗返過嚟」。按§3.3提出的考察要點（插入體標記、賓語成分或其他動詞後置成分，複合路徑動詞後可帶處所成分），可判定此例中三個趨向動詞構成複合路徑動詞，和方式動詞形成複合動趨式。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情況少見，僅限於「返（翻）」和其他複合路徑動詞的組合。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翻」應分析為V1的補語，表示回復原來或理想中的狀態，如「排（指「排泄」）翻出嚟」，這時只有後兩個趨向動詞形成複合路徑動詞，與V1構成複合動趨式。

- (27) a. 帶咗好多嘢嚟 (帶來了很多東西) b. 帶<嚟>咗希望 (帶來了希望)⁶
 (28) a. 跑曬返屋企 (全都跑回家了) b. 跑<返>曬返屋企 (全都又跑回家)

以上對比可見，第一列的動趨式，動詞和趨向動詞之間可插入動詞後附成分，而第二列動補結構由趨向動詞充當的補語黏附於動詞後，動詞後附成分只能位於整個動補結構之後。語義上，動趨式中的路徑動詞和動結式的補語成分有的也略有不同⁷，如例(25a)的「過」是橫跨、從一點到另一點的意思，(25b)的「過」強調「經過」這一結果，結果補語「過」還可進一步虛化為時體標記；例(26b)中的「落」語義從空間位移性引申為結果性和狀態性；例(28a)的「返」表示回，位移主體原來是否在家不清楚，(28b)第一個「返」表示回復原來狀態，位移主體原來就在家，現在又回家，所以(28b)允許出現兩個「返」，第一個是補語，第二個是路徑動詞。

通過以上討論，本文得出第一個結論：粵語的動趨式比普通話的動趨結構保留更多連動結構的句法特徵，因而不能籠統地將其歸入動補結構，看作連動式更合適，由粵語動趨式編碼的位移事件與地理上更南部的壯侗語編碼模式相近。根據Slobin (2006)的分類界定，以「方式動詞+路徑動詞」連動式編碼的屬於E-語言的一種。粵語動趨式V1和V2關係較鬆散，V2保留動詞的句法屬性，我們認為粵語V1為方式動詞的動趨式，其編碼特徵更像E-語言類型。

4. 粵語位移事件的編碼形式

柯理思(2003)根據施事性特點，把位移事件分為兩大類：致移事件和自移事件，自移事件根據位移體的有生無生再劃分兩類，即總數上可分為三類位移事件：有生位移事件(self-agentive motion)、無生位移事件

6. 例(27a)形式是粵語最自然的口語表達形式，(27b)是較為正式的語體。例(27b)形式我們在語料庫的新聞播報、時事評論、廣告詞和人物介紹裡找到少量用例。

7. 「開、起、埋」作補語時既有與作路徑動詞時相同的語義，也有進一步虛化的語義。相同語義的如「佢行開咗囉(他走開了)」、「掛起曬啲畫(把畫兒都掛起來)」、「拉埋個窗簾(拉上窗簾)」，這時與動趨式只有形式上的區別，即體標記等後綴成分位於整個動補結構後而不是在兩者之間；語義進一步虛化的如「拆開禮物睇下(把禮物拆開看看)」、「諗起都好笑(想起來就覺得好笑)」、「食埋呢啲(把這些也吃了)」。

(non-agentive motion)、致移事件(agentive motion)。下面借鑒柯理思的分類討論粵語位移事件的編碼形式。

4.1 粵語自移事件的編碼形式

不管是有生還是無生的自移事件，粵語都有三種編碼形式：

A. 使用單個動詞，動詞既可以是具有位移性語義特徵的動詞，也可以是趨向動詞。如：

(29) 佢哋已經到咗喇。（他們已經到了。）

(30) 我喺度跑緊步。（我正在跑步。）

(31) 架車走咗。（車走了。）

(32) 架飛機飛咗。（飛機飛走了。）

使用趨向動詞的例子，如上文例句(1a-b)、(2a-i)、(2a-ii)、(2b-i)、(2b-ii)、(2c-i)、(2d-g)所示。

B. 使用連動式，包括簡單動趨式，如例句(3)、(4)、(7)、(9-12)、(15)、(18)，以及複合動趨式，如例句(16-19)。

C. 使用路徑或位移動詞作補語的「動結式」動補結構。補語表示動作行為的結果，結果顯示物體產生了位移。當趨向動詞虛化後作補語時，動補結構與動趨式的形式區別可以使用體標記等後綴成分進行測試，體標記能位於動詞和趨向動詞之間的是動趨式，也就是本文認為的連動式；體標記位於動詞和趨向動詞之後的，說明趨向動詞對前一動詞的黏附性更強，就是動補結構。該結構對應Tamly的分類，屬於衛星框架類型。如：

(33) 我爬到咗山頂喇。（我爬到山頂了。）

(34) 個波畀人踢開咗。（球被人踢開了。）

(35) 啲泡泡飛走咗。（泡泡飛走了。）

4.2 粵語致移事件的編碼形式

與自移事件相比，粵語致移事件只有少數能使用單個動詞進行編碼，如：

- (36) (捉棋) 你走只炮咪得囉。((下棋) 你把「炮」移開不就行了。)
- (37) 架車入咗油喇。(車子加油了。)
- (38) 酒店負責出車。(酒店負責派車。)

這種形式一般以動詞的使動用法，把動作的主體置於賓語位置。以上三個例句中的動詞「走、入、出」的動作主體是「炮、油、車」，賓語既是動作的主體，也是受役者(causee)。由於保留使動用法的動詞並不多，這種編碼不是致移事件的主要形式。

使用連動式進行致移事件編碼更為常見，如上文例句(5-6)、(8)、(13-14)、(20)。使用動補結構也能表示致移事件。如：

- (39) 我執起支筆。(我把筆撿起來。)
- (40) 啲風吹埋咗道門。(風把門吹開了。)

4.3 位移事件編碼形式在現代粵語口語語料中的分佈

就編碼形式來說，粵語自移和致移事件都有三種形式。Chen & Guo (2009)指出語言有多種不同的方式來談論物體和它們在空間中的位移，但其中一種會比其他更有特點，更有代表性。根據Tamly (2000b: 27)，確定位移編碼形式作為一個語言的類型特徵，它應該是口語化而不是書面語的，在口語中常常出現而不是偶爾出現，是無處不在的而不是有限的。因此，我們決定在口語語料中查找相關數據進一步考察粵語編碼形式的分佈特點。本文使用筆者建設的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⁸。在語料庫中檢索本文11個趨向動詞在自移和致移事件中的使用頻數分佈，並區分三種編碼形式，統計三種形式的使用數量和平均占比。統計結果如表2。

由表2可見，趨向動詞「上、落、出、入、過、翻、嚟、去」可劃分為一類，它們不管是用作句中的單個動詞還是在連動式中作為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都最多，作為補語成分，以動補結構編碼位移事件很少。另一類「開、埋、起」以補語成分出現在動補結構中編碼位移事件較多，以單個動詞形式或連動式編碼位移事件非常少。

8. 語料庫語料來自廣州電臺2010年間製作的清談或訪談節目。共包含9個節目，大部分是休閒節目，有一個是時事評論，節目之間插有粵語新聞播報、廣告等，正好形成不同語體的口語語料比較。經過文字轉寫，語料庫共含有約30萬字的文本語料，使用字或詞語進行檢索，可獲得含檢索項的語料條目和對應音頻。

表 2. 位移事件編碼形式在現代粵語中的分佈統計^a

		有生	無生	致移			有生	無生	致移
上		23		1	過		5		
連動	Dp	24	1		連動	Dp	16	1	
	M+D			1		M+D			
	M+Dp	2		17		M+Dp	6	1	11
動補		3		3	動補		2	2	
落		5	3	5	起				1
連動	Dp	6	1		連動	Dp			
	M+D	2				M+D			
	M+Dp	1	4	22		M+Dp			1
動補					動補			1	6
出		14	2	2	翻		18	1	
連動	Dp	33	2		連動	Dp	39		
	M+D	2		1		M+D			13
	M+Dp	5	4	30		M+Dp	1		2
動補		1		14	動補				2
入		20	4	10	開				
連動	Dp	6			連動	Dp			
	M+D	1				M+D			
	M+Dp	4	3	3		M+Dp			1
動補		5	1	1	動補		7		4
埋			2		嚟		25	2	
連動	Dp				連動	M+D ^b	21		8
	M+D				動補		1		12
	M+Dp	2	1		去		210	1	
動補		7	1	5	連動	M+D	20	1	1
					動補		1		
		三種編碼形式分類後的平均占比 ^c			有生		無生		致移
D/ Dp, V型	11個趨向動詞 ^a	8個趨向動詞 ^{b d}			69%		15%		16%
	46%	60%							
M+D; M+Dp, E型	26%	32%			32%		9%		59%
動補, S型	28%	8%			40%		9%		51%

- a. 表中D指代趨向動詞；D_p表示複合路徑動詞；M指代方式動詞。下表同。
- b. 「嚟/去」的連動式只有「M+D」一種形式，與非直指趨向動詞共現的頻數已在其他趨向動詞項的「D_p」和「M+D_p」裡統計。
- c. 數據顯示每個趨向動詞不同編碼形式的實際使用頻數差異很大，「平均占比」就是先在每個趨向動詞不同形式之間計算各自的占比，然後再取平均值，這樣可以保證每個趨向動詞的使用情況在整體情況中的貢獻度一致，而不受絕對頻數的影響。
- d. 語料顯示「開、埋、起」的動詞句法功能和其他8個趨向動詞不大一樣，此處剔除這三個動詞，單獨計算8個趨向動詞在三種編碼形式中的平均占比，以便與前項占比比較。

「上、落、出、入、過、翻」都有相當大的占比（以六個動詞總頻數計算，占比約為59%）與「嚟/去」共現，以D_p的形式編碼自移位移事件，如：

- (41) 我上嚟呢度做下宣傳囉。（我上這裡來做下宣傳。）
- (42) 班師兄啊師弟啊憨居居自己出去西門慶啊。（那幫師兄師弟們自己傻乎乎地到西門慶去（一個飯店）。）
- (43) 一入嚟已經係向我示威㗎喇。（一進來就已經向我示威了。）

當方式動詞出現時，以致移事件為多，基本都以「M+D_p」的形式，即方式動詞與複合路徑動詞共同編碼位移事件，少數以「M+D」形式出現，且D後面需要有處所成分，如：

- (44) 發送短信過嚟1062333033。（發送短信到1062333033。）
- (45) 部加油車對緊啲油落去。（那加油的車正在把油灌下去。）
- (46) 十萬蚊已經啲車好少揸出街喇。（那些十萬塊的車已經很少開到路上了。）

所有非直指趨向動詞用作補語都傾向以D而不是D_p的形式出現，如：

- (47) 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將自己嘅一份提案親手遞上，並且第一個發言。（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將自己的一份提案親手遞上，並且第一個發言。）
- (48) 丘陵地帶啊，即係兜開啲，即係修路成本高嘅地方。（丘陵地帶呀，就繞開點兒，修路成本高的地方。）

如例(47)所示，趨向動詞用作補語，語體正式⁹，很多出自新聞播報語料，「開、埋、起」情況例外，也見於口頭語體，如例(48)。

「嚟」和「去」作為句子單個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時，「去」的使用頻數比「嚟」多得多，大約是其八倍；用於連動式時頻數差別不大；「嚟」用作動補結構補語的頻數是「去」的十三倍。在三類位移事件的分佈當中，「嚟」和「去」主要用於自移事件，但「嚟」比「去」更多用於致移事件，其中表示致移事件的動補結構中「帶嚟」出現了十次，且賓語不乏抽象名詞，如「幸福感」、「感覺」和「歡樂」等。數據佐證了林素娥(2019)的觀點，「嚟」語法化的速度先於「去」。

總體上，路徑動詞（包括複合路徑動詞，即D/Dp）編碼位移事件以有生位移事件為主(69%)，「M+D/Dp」連動式和動補結構傾向編碼致移事件（59%和51%）。Lamarre (2003)認為這反映人類的一般認知機制：位移的主體如果缺乏自己移動的意志和能力，特別是作為受動者(patient)的時候，可能會促使說話者把位移方式或原因也表達出來。

「開、起、埋」常用於動補結構，前兩者主要分佈在致移事件句中，後者在位移事件中分佈範圍更廣。無生位移事件在實際口語中很少，在不管哪種編碼形式中占比都是最少的，因為無生物體的位移更多使用致移事件的編碼形式表達。

按照Slobin (2006)的三分法，複合路徑動詞(Dp)編碼的位移事件因不含方式成分，應納入主要動詞編碼路徑的類別。因此，以D/Dp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屬於V-語言，「M+D/Dp」連動式則是E-語言，動補結構是S-語言。由a列數據可知，以D/Dp編碼位移事件的平均占比最高(46%)，由此得出，現代粵語是V-語言為主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開、埋、起」的情況有別於另外8個，這三個趨向動詞更傾向作補語。剔除這三個，另外8個以主要動詞編碼位移事件的平均占比高達60%（見b列），用作補語的占比低至8%，且用作補語的例子主要出自語體正式的語料當中（受普通話語體影響）。在E-語言分類中，粵語以動詞編碼路徑的特點仍然突出，表現為D/Dp作為「M+D/Dp」中的V2編碼路徑。

9. 在新近研究中，柯理思（Lamarre 2018，轉引自史文磊2021）、史文磊(2021)等也逐漸意識到語體不同對於編碼類型產生一定影響。

5. 近代粵語和現代粵語的位移事件結構有無類型演變？

姚玉敏(2015)、羅芷瑩(2018)都使用粵語早期材料，通過定量統計數據探討了近代粵語表達位移事件的類型傾向。姚玉敏(2015)還把近代粵語材料和現代粵語材料做了對比，發現近代粵語比現代更傾向使用動詞表達路徑，更接近動詞框架語言。現代粵語和普通話一樣，傾向用衛星成分，用趨向補語來表示路徑。

姚和羅的分析所存在的問題是，她們都將粵語動趨式等同於普通話的動補結構，這些結構都歸為衛星成分表達位移事件。姚列舉的現代和近代粵語語料，實際上方式動詞和趨向動詞呈分離狀態，但仍被歸入「伴隨動詞+趨向補語」的衛星框架，這一做法值得商榷，下面簡要討論（以下現代粵語和近代粵語語料均摘自姚文（姚玉敏2015：270–272））。

現代粵語：

- (49) 佢行咗入課室。（他走進了教室。）
 (50) 啲沙吹咗入眼。（沙吹進了眼睛裡。）
 (51) 佢放咗封信入個信封。（他把信放到信封裡。）

近代粵語：

- (52) 丟佢落火爐。（把他丟到火爐去。）
 (53) 收啲麥入倉。（把麥子收進倉庫裡。）

姚玉敏承認粵語的動趨式較為鬆散，和普通話存在一定的差別。她用於支撐粵語動趨式屬於動補結構的依據是，粵語和普通話的動趨式都能進入能性述補結構，如「放得/唔入（放得/不進）」（姚玉敏2015：270），但忽略了即使在能性述補結構裡，粵普也是不一樣的，試比較：

- | | |
|---------------|--------------------|
| 粵：√我放得個手機入袋。 | √你放唔放得個手機入袋？ |
| 普：*我放得手機進袋子裡。 | *你放不放得手機進袋子裡？ |
| ?? 你放得進放不進手機 | ??? 你放得進放不進手機到袋子裡？ |

粵語方式動詞和趨向動詞可以分離帶各自的賓語，而普通話動趨式在能性述補結構裡不允許受事賓語插入，受事賓語只能提前到述語前，

後面加處所成分也顯得很不自然。另外複合路徑動詞短語也可以進入能性述補結構，如「入得嚟」，但也和普通話的能性述補結構存在差別，在正反應答中可以看出。如：

佢入唔入得嚟？	他進得來進不來？
√入得/√入得嚟。（進得來）	*進得/√進得來
√唔入得/√唔入得嚟。（不能進來；進不來）	*進不/√進不來

粵語「入得」可以獨立使用，而普通話不行。可見，粵語動趨式的趨向動詞獨立性較強，對前一動詞的附從性低。¹⁰ 這意味著姚和羅（羅的分類參考姚）將粵語動趨式語料歸入動補結構，作為衛星成分來統計，該分類標準需要修正，否則有可能影響所得結論的準確性。我們利用香港科技大學「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選擇馬禮遜1828年編寫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來檢索本文11個趨向動詞用於位移事件不同形式的分佈情況。結果如表3所示。

姚玉敏(2015:276)通過統計數據指出近代粵語，表示自移位移事件時，用動詞表達路徑的用例比用趨向補語表示路徑的用例多，表達致移事件時，傾向則相反。本文數據所得發現和姚的部分結論一致，用路徑動詞編碼的主要是自移事件(67%)，動補結構主要編碼致移事件(73%)。不同的是，本文還有E-語言的分類，從表格數據可知，「M+D/Dp」連動式可編碼有生位移和致移事件。和現代粵語相似，無生位移事件的占比最低。

數據和語料還顯示，現代粵語中的各種編碼形式在早期粵語中已經存在；「開、埋、起」也比其他趨向動詞更多用作補語；「嚟」的語料中出現了一例「帶嚟」，和現代粵語的動補結構一樣。以上證據表明近代粵語和現代粵語並沒有太大差別。「嚟」用於連動式編碼致移事件，大部分在祈使句中，如「攤個枝筆來（把那支筆拿來）」、「揩頂帽黎（拿一頂帽子來）」，也和現代粵語的說法沒有兩樣。近代粵語中「嚟」高頻用於祈使句句末很可能是其語法化成為表示使令的句末語氣助詞的句法環境，如「企好啲嚟（站好一點兒!）」，因此「來」用於較「去」更容易語法化的句法環境等語言事實在早期粵語中也已見端倪。

10. 至於為什麼粵語的動趨式能進入能性述補結構，我們推測很可能受到普通話的影響。不過在此過程中，粵語動詞虛化的程度仍然較低。

表 3. 位移事件編碼形式在《廣東省土話字彙》中的分佈統計

		有生	無生	致移			有生	無生	致移	
上		8			過		2			
連動	Dp	3			連動	Dp	2			
	M+D	1		1		M+D	1			
	M+Dp	2				M+Dp	1			
動補					動補		1			
落		2	9		起				3	
連動	Dp	1			連動	Dp				
	M+D	4		2		M+D				
	M+Dp	3		1		M+Dp			2	
動補		2		1	動補				11	
出		14	7		翻					
連動	Dp	3			連動	Dp	9			
	M+D			2		M+D				
	M+Dp	1		3		M+Dp				
動補				5	動補					
入		16	4		開					
連動	Dp				連動	Dp				
	M+D	1		2		M+D				
	M+Dp					M+Dp				
動補					動補				5	
埋			4		嚟		31	1		
連動	Dp				連動	M+D			22	
	M+D					動補				1
	M+Dp	1			去		22	1		
動補		1		4	連動	M+D	2			
										動補
		三種編碼形式分類後的平均占比			有生	無生	致移			
D/Dp, V型	11個趨向動詞a	8個趨向動詞b		67%	23%	10%				
		58%	73%							
M+D;M+Dp E型		18%	22%	55%	0%	45%				
動補, S型		24%	5%	27%	0%	73%				

對比表2和表3，V-語言的平均占比在早期粵語(58%)中要比現代粵語(46%)高，E-語言(18% : 26%)和S-語言(24% : 28%)的占比比現代粵語低，與V-語言的差距更大。可見，早期粵語以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比現代粵語更典型。從占比差距來看，變化主要在V-語言向E-語言的轉變中，向S-語言的轉變則不算非常明顯（如只計算8個趨向動詞，動補結構的占比僅從5%升到8%），這說明Yiu (2013)指出：粵語趨向動詞語法化所處階段和普通話不同，較普通話慢，此觀點符合事實。根據本文的分析和數據，粵語雖也發展出動補結構，而且在某些趨向動詞中發展較快，但在位移事件編碼上沒有撼動以動詞編碼路徑的主要地位，動詞編碼路徑從近代到現代一直是主流形式，從語言類型上說，粵語從近代到現代都以V-語言為主，現代有相當部分向E-語言轉型，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向S-語言轉變的證據，與現代漢語（普通話）表現為S-語言傾向有所不同。

6. 粵語位移事件類型特徵的成因

粵語無論是使用路徑動詞作主要動詞還是以連動式編碼位移事件，都體現出路徑顯著語言(Path-salient)的特點，從來源上來說，我們推測是古漢語的留存。不少研究都認為上古漢語是典型的V-語言（Li 1993, 1997; Peyraube 2006; Xu 2006等），而史文磊(2011)發現上古漢語同時存在路徑動詞單動式和連動句來編碼位移事件。文中列舉古漢語多個路徑動詞連用的句法性連動式如：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複出。（《史記·項羽本紀》）

這種多個路徑動詞連用結構在現代漢語裡已被整合成衛星框架結構「逃回壁壘中」，粵語卻仍然有和古漢語一樣的說法「走返入壁」，如用體標記測試，「咗」可以加插在動詞之間，「走咗返咗入壁」，出於經濟性原則只說一個，「走咗返入壁」，而不說「走返咗入壁」。這說明粵語較大幅度地保留了古漢語在連動句中以路徑動詞編碼位移事件的句法特徵。因此動詞語法化程度低是粵語部分出現E-語言特點的原因。那麼又是什麼因素導致粵語動詞的語法化程度低呢？本

文認為可歸結為粵語VO語序以及與VO語序相和諧的動後限制少、容量大的原因。

張敏(2018)列出廣義雙賓結構、方所介賓補語式和與格介賓補語式等若干幾類例外，除此以外，「在一個漢語句子裡，動詞之後最多只能接一個短語成分」。這一點普通話更像一個句尾半封閉結構（參見下文論述）。而粵語動詞後則有更大的容納性，不僅動後限制中主要關注的補語成分和賓語成分可共現，動詞後多種成分也都可與賓語相容，非賓語的動後成分允准多項共現。如：

- (54) 你洗乾淨啲只手。（你把手洗乾淨一點。）
 (55) 等多阿明一陣間添。（再多等阿明一下。）
 (56) 我執返好曬啲嘢喇。（我把東西全部收拾好了。）

以上例句，例(54)結果補語短語和賓語共現，例(55)動詞後修飾成分和賓語、準賓語並存，例(56)動詞後共4個成分同現，包括2個動詞黏合式補語成分「返、好」、1個後綴成分「曬」和1個賓語成分「啲嘢」。粵語的動後成分容量可以從一個、兩個甚至到三四個，包含補語、受事賓語以及其他成分，粵語動詞就不容易丟掉它的賓語，能較好地保持動詞帶賓語最核心的句法功能。史文磊(2011)提到現代漢語趨向動詞在連動式向動趨式轉化的兩個條件：一是因動作主體後移或受事、處所賓語前移而與V1緊密結合，兩者句法邊界消失，結構就會逐漸被重新分析，趨向動詞向V1的附著性成分演化；二是「來/去」的背景NP或LP前移，使得趨向動詞沒有了終點背景，逐漸被分析為非核心成分。據本文觀察的語料，不管是近代還是現代粵語，動作主體、受事、處所成分的位置都比較固定，大部分都呈現為主體在動詞前，受事賓語或處所成分在動詞後的格局（除非是省略）。粵語動後容納性強，多個動詞一同使用時，動詞可各自帶動後成分，動後處所成分不容易掉落，動詞之間的句法邊界不容易消失，某一動詞也就較難演化為另一動詞的附從成分，而更傾向呈現為並列或連動的關係。在粵語位移事件上連動式就成為其中一個編碼形式。

因粵語動詞語法化程度低而呈現為連動式結構的還包括某些對應普通話「介詞短語+動詞」的組合，如：

- (57) 對住東邊拜一拜。（朝東拜一拜。）
 (58) 我幫緊媽媽搞衛生。（我正給媽媽搞衛生。）

(59) 明仔問過我借錢。(小明曾向我借過錢。)

例(57-59)用於介引動作對象的「對、幫、問」後面可帶體標記「住(著)、緊、過」。其中，例(58-59)體標記既可在介引對象的動詞後，也可在表動作行為的動詞後，語義焦點可跟隨體標記所在位置而改變。對於粵語的介詞，Matthews & Yip (1994: 115)稱之為「coverb」，以揭示其不完全語法化的特點。可以說，由於粵語動詞語法化程度低而形成比普通話更發達的連動結構，構成了粵語語法系統的一個特點。

至於粵語具有更典型的VO語序特徵，學者在研究其他語言現象時已有所發現。如劉丹青(2001)以粵語「將」字句為弱勢句式、「來/去」句的處所題元在動詞後、有更多的後置副詞狀語為證據說明粵語具有比普通話更強的VO語言屬性；麥耘(2003)觀察到以第三人稱代詞「佢」複指受事者在處置句中傾向出現，尤其是當受事者在話題位置或受事者在「將」字句中，離謂語動詞位置比較遠且動詞後沒有獨立補語時，「佢」有充當形式賓語的作用，即受事者前移到動詞前，謂語部分仍然保持向動賓形式回歸的傾向。單韻鳴(2007)指出不管有定還是無定的賓語，都傾向出現在動詞後面，此現象是粵語典型VO語序的表現。

從語言共性的角度來看，動後限制和語序類型有緊密聯繫。金立鑫(2017:3)提出在動詞位置類型上，人類語言可分為五類：(1)動詞居首的語言(V1)，如阿拉伯語，其特點是動詞後的句法位置完全開放；(2)動詞居第二位的語言(V2)，如德語，有研究認為V2語言是從V1語言演變而來(Hinterhölzl & Petrova 2010)，所以其特點也是動詞後的句法位置完全開放；(3)動詞居末位，如日語，其特點是動詞後的句法位置完全封閉，動詞後只能允許高位動詞（或虛化動詞）以及動詞的功能形態成分出現；(4)動詞居倒數第二位，如普通話，動詞後的位置有限開放，多數情況下只允許一個實際語法成分出現，當賓語或補語同時出現，通常賓語要提到動詞之前（如某些把字句）；(5)動詞居中，如英語（動詞前有主語並可以有前置狀語，動詞後有賓語並可以有後置狀語）。類型學上將以上五種語序簡化為兩大類：VO和OV，總體傾向VO語序動詞後位置開放，OV語序動詞後位置封閉。¹¹

11. 以上是作者基於黃正德先生在學術講座（2006年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提出的動詞位置分類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導得出的結果。由於作者已有相關成果出版，在此不再贅述。

根據金立鑫、於秀金(2012)、金立鑫(2016; 2019)的研究，普通話在基本語序上屬於VO-OV混合型，OV語序占基本語序所對應的句法組配的一半，這直接導致了普通話動詞後半封閉半開放的類型學特徵。相比而言，粵語則表現出典型的VO語序，動詞後的句法位置相對開放，動後容量大，導致動詞語法化程度低。

在表達位移事件時，粵語一方面繼續只以路徑動詞為主要編碼形式，保留V-語言的特點，另一方面也使用連動式編碼，呈現E-語言的特點，而以動補式編碼的演變則緩慢，S-語言特點不顯著。總體表現和普通話有較大不同。上文指出粵語位移事件的編碼形式與壯侗語編碼模式相近，兩者在動詞語法化程度、動後限制和語序類型上是否也有相似之處，其相似性的原因等值得另文探討。

7. 結語

對粵語表達位移事件的各種句法形式的分析表明，粵語的動趨式和普通話不一樣，是連動結構，不同於普通話的動補結構。粵語位移事件的編碼形式有三種：(1)使用單個動詞、(2)使用連動式、(3)使用「動結式」動補結構。結合現代和近代粵語語料的分類數據比較，發現從近代到現代，粵語都是V型為主的語言類型，近代V-語言特點更為典型，粵語也有E-語言類型特點，向S型轉變不明顯，反映出粵語是路徑顯著語言。在趨向動詞語法化的過程中，「開、埋、起」三個發展較快，在近代已出現虛化為補語編碼路徑的傾向，其他趨向動詞發展較慢。粵語具有比普通話更典型的VO語序特徵，動後限制少，容納性強，允准多個成分並存，包括處所成分無標記地後置於動詞，與VO語序保持一致，這導致粵語趨向動詞語法化程度低，使粵語一部分位移事件表現出E-語言的編碼特點。語料還顯示，正式或非正式語體的變異對位移編碼形式有一定影響。

Funding

本文是國家社科項目「粵語語法描寫研究」(21BY011)的階段性成果。


Acknowledgements

文中所論述的「粵語」主要指廣府片粵語。審稿專家和編輯部對論文提出詳盡的修改意見，劉丹青教授與作者的私下討論，讓作者得到不少啟發，對諸位專家表示由衷的感謝！尚存問題由作者負責。

References

-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 M. W. (e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1–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i** Chen, Liang & Guo, Jiansheng. 2009.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novels: Evidence for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9). 1749–1766.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Revised ed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doi** Croft, William A. & Barðdal, Jóhanna & Hollmann, Willem B. & Sotirova, Violeta & Taoka, Chiaki. 2010. Revising Talmy's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omplex event constructions. In Boas, Hans C. (ed.), *Contrastive studie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201–2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oi** Goschler, Juliana & Stefanowitsch, Anatol. 2013. Introduction: Beyond typology: The encoding of motion events across time and varieties. In Goschler, Juliana & Stefanowitsch, Anatol (eds.),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encoding of motion events*, 1–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2008[1978]. *Gengo ruikei chiriron* 語言地理類型學.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ranslated by Yu, Zhihong (余志鴻).)
- Hao, Qi (郝琦). 2020. Syntactic positions and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of directional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漢語趨向動詞的句法位置和形態特點. *Yuyanxue Yanjiu* 語言學研究 2002(2). 83–99.
- doi** Hinterhölzl, Roland & Petrova, Svetlana. 2010. From V1 to V2 in West Germanic. *Lingua* 120(2). 315–328.
- doi** Hu, Xuhui. 2018. *Encoding events: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vari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in, Lixin (金立鑫) & Yu, Xiujin (于秀金). 2012. Word order type of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 on Pairs of grammatical elements correlated and uncorrelated with OV-VO 從與OV-VO相關和不相關參項考察普通話的語序類型. *Waiguoyu* 外國語 35(2). 22–29.
- Jin, Lixin (金立鑫). 2016. Typological evidence of mixed word orders in Mandarin and its motivation 普通話混合語序的類型學證據及其動因.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2016(3). 3–11.

- Jin, Lixin (金立鑫). 2017. *Toward a typology of word order, tense, aspect and beyond* 語言類型學探索.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Jin, Lixin (金立鑫). 2019. The grammatical consequences of mixed types of word order and argument align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a more general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morphology 廣義語法形態理論的解釋力——對普通話語序類型與論元配置類型的描寫與解釋.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 Ban)*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2). 32–43.
- Kan, Zhehua (闕哲華). 2010. Motion-event typology in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 漢語位移事件辭彙化的語言類型探究.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0(2). 126–135.
- Lamarre, Christine. 2003. Hanyu kongjian weiyi shijian de yuyan biaoda – Jian lunshu 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現代中國語研究 5. 1–18.
- Lamarre, Christine. 2018. Weiyi yu yuti: Cong xushi yuti he duihua yuti de chayi kan Hanyu weiyi shijian de “dianxing biaoda” 位移與語體：從敘事語體和對話語體的差異看漢語位移事件的「典型表達」. (Speech presented at a lecture seri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7 October 2018.)
- Li, Fengxiang. 1993. *A diachronic study of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Fengxiang. 1997. Cross-linguist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n Chinese.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50(3). 229–252.
- Li, Xinkui (李新魁) & Huang, Jiajiao (黃家教) & Shi, qisheng (施其生) & Mai, yun (麥耘) & Chen, Dingfang (陳定方).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iang, Min (梁敏). 1980. *Dongyu jianzhi* 侗語簡志.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Lin, Jingxia. 2020. Typological shift in lexicalizing motion events: The case of Wenzhou. *Linguistic Typology* 25(1). 1–38.
- Lin, Sue (林素娥). 2019. Types of lexicalization in motion events in early Shanghai dialect 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的詞化類型性.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20(3). 388–417.
- Lin, Sue (林素娥). 2020. Comparative study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in Motion Events among early Wu dialect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ed versions in Wu dialects of *the Gospel of Luke* 早期吳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之比較——基於《路加傳福音書》土白譯本的考察.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20(1). 28–48.
- Liu, Danqin (劉丹青). 2001. Yueyu jufa de leixingxue tedian 粵語句法的類型學特點.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Language Education* 亞太語文教育學報 3(2). 1–29.
- Liu, Meichun (劉美君). 1997. Conceptual basis and categorial structure: A study of Mandarin V-R Compounds as a radial category. In Tseng, Chiu-yu (鄭秋豫) (ed.),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V: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四輯：語言類型, 425–45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Liu, Shuxin (劉叔新). 1991. Guangzhouhua de quxiang fanchou 廣州話的趨向範疇. *Nankai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1(6). 19–24.
- Liu, Yuehua (劉月華). 1998. *A complete illustration of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趨向補語通釋.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uo, Zhiying (羅芷瑩). 2018. Yueying weiwei shijian de leixingxue yanjiu: Yi Shengjing · Xinyue weili 粵英位移事件的類型學研究——以〈聖經·新約〉為例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Yue Dialects, Guangzhou, 15–16 December 2018.)
- Ma, Yunxia (馬雲霞). 2008. *Hanyu lujing dongci de yanbian yu weiwei shijian de biaoda* 漢語路徑動詞的演變與位移事件的表達.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Mai, Yun (麥耘). 2003. Guangzhouhua yi 'qu' fuzhi shoushizhe de jushi 廣州話以「佢」復指受事者的句式. In Zhan, Bohui (詹伯慧) (ed.), *Dibajie guoji Yue 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515–52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Matthews, Stephen & Yip, Virginia.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Paul, Jing & Emerson, Samantha N. & Özçalışkan, Şeyda. 2022. Does dialect matter in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Ways of encoding manner and path in Babao and standard Mandarin. *Lingua* 270. 103215.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Hickmann, Maya & Robert, Stephane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121–1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eyraube, Alain. 2009.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rectionals.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Chinese Directionals: History and Dialectal Vari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6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 Taipei, 26–27 August 2009.)
- Shan, Yunming (單韻鳴). 2007. Yueyu youding de “liang+ming” jieyou: Jiyou jiaoji huayu he SVO yuxu de zhiyue 粵語有定的「量+名」結構——基於交際話語和SVO語序的制約. *Huanan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7(5). 47–50.
- Shen, Jiaxua (沈家煊). 2003.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現代漢語「動補結構」的類型學考察.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2003(3). 17–23.
-  Shi, Wenlei & Wu, Yicheng. 2014. Which way to move: The evolution of motion express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52(5). 1237–1292.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1. The pattern shift of the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study based on morpho-syntactic features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轉移.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1(6). 483–498.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21.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leixing yanbian xintan*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演變新探.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Slobin, Dan I. 2004.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r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 In Stromqvist, Sven & Verhoeven, Ludo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vol. 2, 219–257. Hillsdale: L. Erlbaum Associates.
- doi** Slobin, Dan I. 2006. What makes manner of motion salient: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Hickmann, Maya & Robert, Stéphane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59–8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01–316.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i** Talmy, Leonard. 1991.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 In Hubbard, Kathle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the grammar of event structure*, 480–519.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2: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ng, Zhengda (唐正大). 2008. A syntactic-semantic study of motion events of Guanzhong dialect 關中方言趨向表達的句法語義類型.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08(2). 168–176.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2011. Directional verbs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Shenmu dialect of Shaanxi 陝北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3). 565–593.
- doi**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u, Carine Yuk-man (姚玉敏). 2015. Reconstructing early dialectal grammar: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重構早期漢語方言語法:位移事件的類型.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集刊* 8. 267–288.
- Yiu, Carine Yuk-man. 2013. Directional verbs in Cantonese: A ty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3). 511–569.
- Yiu, Carine Yuk-man. 2014. *The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Yuan, Guowei (源國偉). 1995. Guangzhouhua de quxiang dongci 廣州話的趨向動詞. In Zheng, Dingou (鄭定歐) & Pan, Xiaoluo (潘小洛) (eds.), *Guangzhouhua de yanjiu yu jiaoxue (di er ji) 廣州話的研究與教學 (第二輯)*, 41–51.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Zhan, Bohui (詹伯慧) (ed.). 2002. *An outline of Yue dialects in Guangdong 廣東粵方言概要*.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Min (張敏). 2018. *Jiwu xianzhuxin ji donghou xianzhi* 及物顯著性及動後限制.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14th China Linguistics Summer Institute (CLSI 14), Kunming, 19 July – 8 August 2018.)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latev, Jordan & Yangklang, Peerapat. 2004. A third way to travel: The place of Thai in motionevent typology. In Stromqvist, Sven & Verhoeven, Ludo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vol. 2, 159–190. Hillsdale: L. Erlbaum Associates.

Revisiting the encoding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in Canto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coding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in Cantonese, focusing on the formal encoding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t argues, first of al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verb-directional verb in Cantonese is different from Mandarin usage,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a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Second, three types of encoding forms in terms of self-agentive motion, non-agentive motion, and agentive motion events are identified as: (1) single verb constructions, (2)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or (3)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lobi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well as corpus data from early and modern spoken Cantonese, the Cantonese language predominantly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verb-framed language (S-language), combining features of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E-language), bu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S-language) least of all. This tells us that Cantonese is a PATH salient language, vis-à-vis Mandarin which underwent a typological shift from V-language to S-language. The corpus data also indicate that variations in speech style and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speed of directional verbs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encoding forms of motion events. Finally,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having fewer post-verbal restrictions and more post-verbal syntactic positions available are the result of a more typically SVO (Subject-Verb-Object) word order in Cantonese, which then leads to an insufficient grammaticalization of verbs,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Cantonese having the encoding features of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Keywords: cantonese, encoding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verb-framed language,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Yunming Sh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82 Zhonghuan Road East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r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ymshan@scut.edu.cn

Co-author information

Lixin Jin
School of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jinlixin@hotmail.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0 September 2021
Date accepted: 18 July 2023
Published online: 17 March 2025